

6

0(9)18
56920
T-3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0)18
20

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 3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3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2.5印张 300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22 定价: 1.20元

· 新时期文学述评 ·

- 1 新时期散文创作漫笔.....刘锡庆
8 小百花园里的新景象
——四年来儿童文学创作述评.....施仲彤
16 异军崛起 突飞猛进
——简评四年来的中篇小说.....张 初

· 当代文学现象研究 ·

- 24 论当代普通人形象塑造的历史发展及艺术地位.....李复威
41 论“山西派”的艺术特色.....蔺羹璧

· 军事文学评论 ·

- 47 对三十年军事文学的回顾和思索.....陈 辽
57 英雄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
——读长篇小说《东方》.....张 炯
66 论《昨天的战争》的思想与艺术.....曲本陆 关德富

· 当代文学史稿选载 ·

- 77 颂歌的时代 时代的颂歌
——《中国新诗发展史》第六章第一节.....谢 冕 孙绍振 刘登翰
孙玉石 殷晋培 洪子诚

· 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

- 88 论《创业史》的人物语言
——《柳青研究》之一.....徐文斗 孔范今
100 他在小说里也“寻求诗的意境”
——读《杨朔短篇小说选》.....蒋守谦
108 谈刘澍德短篇小说的艺术风貌.....宋学知 姚善义
116 有魅力的诗篇
——公刘艺术个性初探之一.....林 希

120 拓荒者的足迹

——评介科学幻想小说作家郑文光……………彭钟岷 彭辛岷

• 百家论坛 •

134 民歌三味……………黄勇刹

• 作家传记、访问记 •

141 扶犁人

——记孙犁的生活与创作……………盛英 克明

148 柯岩及其创作……………阎纯德

157 访作家西戎……………杨占平 苏春生
陈玉玺 王秋君 王世杰

• 海外华人文学评介 •

162 眺望大陆，心向祖国

——记於梨华……………白舒荣

• 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 •

172 新中国文学纪事和著作年表（三）……………仲呈祥编

195 编后记



新时期散文创作漫笔

· 刘 锡 庆 ·

如果说，在严冬的肆虐下，“四五”运动以诗歌为“炸弹”和“旗帜”，播响了“驱妖除魔”的战鼓，呼唤了春天的到来的话；那么，当大地回春之际，应该说是散文这支文艺的“突击队”和“轻骑兵”，首先迎接了神州大地的黎明，奏起了慷慨高歌的回春之曲。几年来，芳草佳卉，竞放异彩，从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蓬勃生机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

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这是流传于“四害”塌台之时的一句口号。切莫轻估了这句话的深远意义。人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是一个大时代。它经过了整整十年的动乱：诬陷、批斗、监禁、虐杀；然后是怀疑、醒悟、斗争、胜利。正是这痛苦的动乱、彻底的觉醒，孕育了它的诞生。这不平凡的时代必将产生与之相应的新文学。或者说，新的文学势必要反映哺育了它的这个不平凡的时代。

新时期散文的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它是这个时代忠实可信的纪录，是这个时代浸透真情的讴歌。

翻阅这几年的散文作品，最引人注目、也使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忆悼之作大盛于今。

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悼；对许

许多多饮恨而逝的革命干部、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工作者的追忆；对那些敢于蔑视强权、勇于为真理献身的无畏志士的悲怀；对许许多多无辜受害的普通群众的思念……真是篇帙浩繁，开卷可见。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写出这样多的忆怀祭悼的篇章，不仅在建国前、后的无论那一时期里都不曾有，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亦属罕见。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究竟制造了多少起冤假错案？这是一个很难精确统计的数字。为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党中央和各级领导，上上下下，用了数年时间，做了大量工作。这就是忆悼之作大盛的历史成因。我们的后人在研究这一段文学时可能会惊异于这种情况的特殊，但这正是活生生的一页真实的历史，它清楚地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的深重，充分说明了十年动乱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大反动。

很多搁笔多年的作家都是由写“悼文”而重新操觚的。情深意切的佳作不胜枚举。《石穿》^①（王颖）、《一封终于发出的信》^②（陶斯亮），是悼念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前者咏彭总，立意很深，构思和穿结都颇巧妙，后者哭陶铸，视死者若生时，相对泣语，声泪俱下，令人不禁回肠荡气，悲从中生。这类文章，一般都是取大事而记，笔调沉稳庄重，而《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却能不拘此例，淋漓畅快地抒情，一吐胸中积愆，这是开风气之先的。《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③（巴金）、《幽燕诗魂》^④（丁宁）、《不落的

星》^⑤（周明）、《永恒的纪念》^⑥（荫子），是追怀已逝的文学、艺术家的篇什。《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怀念老舍，挚友怀故交，悲恸自深重，特别是作者的“自责”，味之使人凄然；《幽燕诗魂》，感怀杨朔，以诗一般的笔调，写出了亡友的气质，称颂了他的人格；《不落的星》，祭奠赵丹，内容结实，很有份量，活画出了“阿丹”那颗为追求艺术而至死不倦的心灵；《永恒的纪念》，追悼严凤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那惨绝人寰的迫害手段使人过目难忘，怒火中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章还记述了一些普通人的命运，为那些名不见经传、行不为人所知的“小人物”奉献了诚挚的忆悼之情。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老干部李欣所写的《难释的悼念》^⑦就是这样的篇章。他写一个和自己有患难之交的老厨师，不较世态，不避风险，不辞辛劳，默默地尽心尽力，慰人于危厄之中，具有一颗“质朴、忠诚、坚毅”的金子的心。作者每念及此，情不能遏。他为老厨师奉献的“花环”和“碑石”，是他发自内心的崇敬。老作家巴金所写的《怀念肖珊》^⑧一文，也可以算作这类文章。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哭”成的文字，“悲”“愤”交织，正气浩然。他哭妻子，固然抒发了夫妇、同志、战友之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但它的意义远比这更要开阔，由于它写出了那个时代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普遍命运，所以，它事实上也是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为千百万因“株连”而受难的普通人而伸冤，而泣诉。这样，它自能收到读者“同声一哭”的强烈效果。这篇文章，超过了巴金建国后散文创作的一般水准，是一篇足以久远传世的杰作。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⑨，也是很动人心弦的。尽管它有个别情节写得还不够成功，但其总体的真实性，大胆的内部剥露，细腻深情的文笔，都是十分突出的。这类忆悼之文，不仅矛头所指明确，而且大多是悲愤而不感伤，沉痛而

不凄厉，有很强的“壮美”的色彩。是它们，祭送了那个令人诅咒的、恶梦般的昨天。

在控诉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暴行的同时，人们痛定思痛，不能不细细琢磨、思索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更象一般强劲的东风、催开了“解放思想”的灿烂花朵。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批判现代迷信，扫荡种种形式的封建主义余毒，认真向着长期作祟，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猛烈开火，成了推动我们事业健康前进的巨大动力。当然，这种批判刚刚开始，可能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但是，不扫荡这些历史的陈迹，不丢掉这些因袭的重担，所谓政治民主、经济改革都是无望的。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特色，正在于它和这个波澜壮阔、势不可挡、影响深远的“解放思想”的伟大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既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又反过来推波助澜地促进了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

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⑩，象把一粒癌细胞置于显微镜下视察一样，从解剖一个贪污行贿集团入手，相当细致、深刻地把它的内部关系，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联系，把它的现实活动及历史成因，一一给我们展现了出来。这种封建、资本主义毒瘤对我们党的健康躯体的侵袭，不仅令人警醒，而且发人深思。王守信之流的难缠、可怕，正在于存在着孳生王守信们的土壤和条件，我们的某些制度、某些环节存在着一些弊端。这就足以唤起人们的警惕。作品在某些细节上的真实性虽然存在缺憾，但它对现实矛盾的尖刻揭露，引起的反响和震动是空前的。它在思想上给予读者的教益很难一下子估量出来。它的成功，表现了文学“直面生活”的巨大能量。季士非等人所写的《昭雪之后》^⑪，以官明华烈士的平反为例，对改正冤假错案中的阻力做了生动的揭露。张志新已经不该

屈死了，现在又不愿为官明华平反。原因是一些人思想“想不通”。为什么在落实政策中某些身负其责的同志却总是事事“想不通”呢？难怪作者要揶揄地说，他们对此也实在是“想不通”的！很多杂文作品，更是以其犀利的笔锋，加入了批判弊端的斗争。《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⑫（吕剑），批判了“凡是派”僵化的谬误；《“和尚”与“官僚”》^⑬（侯宝林），分析了官僚主义的某些表现；《孔狗江马论》^⑭（冯英子），阐明了政治民主的极端重要；《“一言堂”追根》^⑮（蓝翎），刨根究底地批判了封建主义的余毒。其它，象报告文学《一个人和他的影子》^⑯（刘宾雁）、《大雁情》^⑰（黄宗英）、《新星轨迹》^⑱（倪振良、刘堂江）、《李谷一与〈乡恋〉》^⑲（理由、邓加荣）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对待人才使用，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新生力量等实际存在的问题，很值得深长思之。看来，作家们都在认真地回顾，深沉地思考，冷静地总结——这差不多构成了新时期散文的一种特有的基调。

散文原本就有着及时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新人新事的优长之处，在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新长征中，它更是一马当先，大显身手。这一类的优秀之作，我们很难一一列举，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⑳，应该说是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篇。这篇文章，个别材料有些失实，引起了少数人的非议，但平心而论，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作家能把它写得如此雄奇、奔放，别致、引人，其“难度”之大是不言自明的。写科学家，它是开先河之作。陈景润为摘取数学王冠上那颗明珠而表现出的如痴如醉的“攻关”精神，对人们确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亚洲大陆的新崛起》^㉑（黄钢）、《为了周总理的嘱托……》^㉒（穆青、陆拂为、廖由滨）、《扬眉剑出鞘》^㉓（理由）、《船长》^㉔（柯岩）、《不息的生命》^㉕（包蕾、徐昌霖）、《敢说真话的人》^㉖（叶永烈）……为我们绘出了一

个英雄群聚的长长的画廊。不仅是报告文学，散文的写人之作也在努力地为战取“四化”的当代英雄们勾勒形象。在《芙蓉图》^㉗（浩明）这篇立意新颖的散文里，“巧手移来江南色，装扮边疆好河山”的带头人“何政委”这个人物，写得是很有风采的；《敬亭绿雪》^㉘（严阵），写了欧阳父女二人育茶的事迹，虽稍带传奇色彩，但写实之笔颇能动人；《落霞曲》^㉙（刘长岭），写了一个责任心极强“湖管员”韦爷爷；《镜湖晨雾》^㉚（张平），表现了三个年轻的女清洁工学文化的情景；女作家张洁的《依伯》^㉛，写一个热诚待人的炊事员；郑振杰的《家鸡》^㉜，甚至写了一个不露名姓的爱国科学家……看来，散文作品在为那些无名的英雄们立传方面是大显了身手的。新时期这类讴歌“四化”、表彰新人的文章，也有其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它们更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鄙薄空话，颂扬实干；正视矛盾，不避困难；爱国爱民，情真意深；立志改革，百折不回。是的，我们已经吃够了“左”的空想、大话的苦头，以致使我们的祖国至今仍很贫穷、落后，在此百废待兴、开始“起步”之时，我们迈出的只能是坚实的步履！

二

革新之风同样吹到了散文创作的领地。中国历史，走到了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中外交流，替代了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思想解放，导致了人们的眼界大开。同时，十年的沉寂，长期的压抑，本身也在孕育着爆发和突破——这些，不能不影响到散文的创作。可以说，题材、体裁、风格的开始走向多样化，是新时期散文创作在革新方面所表现出的突出的特色。

原来在题材上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区”，如不许描写爱情，知识分子不能宣扬，写人情、人性是“修正主义”，写自己熟悉的东

西是反对写“重大题材”等等，被统统打破了；原来许多无人问津的体裁，如知识小品、科学幻想、奇闻趣谈、艺术随笔、散文诗、思想花絮等等，重现于文苑；原来我们的文坛里只有“风格”（也不够多样）而没有“流派”，而现在具有新风格的作家在渐增，“流派”虽缺乏倡导但也似乎正在酿成。

当然，原来已有的题材、体裁、风格，更是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报告文学方面的新开拓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参加报导对越自卫反击战（作品集有《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英雄画卷》等多种）^③及《丙辰清明纪事》^④的作者之多，代表性之广，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者“群众性”之强的显著特点。专业作家更是势力雄厚、队伍严整。不仅老作家，象刘白羽、徐迟、黄宗英、黄钢、穆青等笔耕甚勤，新起之星也愈加奋发有为，刘宾雁、理由、柯岩、陈祖芬、李玲修等，都是这个时期进入创作“旺季”的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表现风格和形式上的开拓是令人欣喜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气势磅礴，色彩绚烂，溶入了较多的诗和议论的成份；刘白羽的《铁托同志》^⑤，基本上采用了散文的笔法；宾刘雁的《人妖之间》，政论、哲理色彩很浓，而《事业呼唤着人》^⑥，却用了“随想”的形式；端木蕻良的《鱼》^⑦，象诗，象小品，但又是精悍的报告；向明等同志的《真正的爱情》^⑧却撷取了女主角“自述”的方式；至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则更象小说，它熔散文、诗歌、日记、书信于一炉，手法多种多样……总之，形象各有风姿，篇什各有殊异，这几乎是勇于创新的报告文学家们共同的追求。象黄宗英的《星》^⑨、《大雁情》，柯岩的《船长》、《美的追求者》^⑩，无一不是形神俱备，既有新“意”又有新“貌”，为人们所公认的佳作。过去，曾经有人把报告文学试图规定为一种“近于小说”写法的东

这是无端的“画地为牢”。既不符合以往的创作实际，也不利于报告文学多姿多彩的发展。当然，报告文学在前进中也有些问题，这主要是：如何从“名人文学”中走出来，更多地描写“普通人”的问题；如何使真实性和文学性二者更好地、更完满地结合的问题（以牺牲真实性去追求文学性是日前主要的倾向）；如何写得短而好的问题（现在许多文章有越来越长之势）。

抒情之作有了更多的个性、感情和风格。在这个问题上，老作家是带了头的。巴金不必说了，他在这几年大胆放开笔墨，真正地把那颗燃烧着的心交给读者。冰心的文章，也仍然保持着那动人的“童心”。她悼念周总理的新作《腊八粥》^⑪，水平似不在《樱花赞》、《小桔灯》以下。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孙犁。这几年他更多地是在写散文，《晚华集》^⑫之外，还写有《乡里旧闻》^⑬、《耕堂读书记》^⑭等。他的散文非常诚挚，非常朴实，真所谓“文如其人”。《晚华集》悼文居多，但其写法却系“不褒美，不掩恶”，据实而忆，一反俗习，其动人之处恰在于“真”。

《乡里旧闻》，象是一幅幅人物速写画。九流三教，各色人等，虽纵意而记，却栩栩如生，一律在作者笔下活动起来。足见其观察之细，揣摩之精。这也许就是他尚未动笔的小说腹稿中的一些人物“模特儿”吧？《耕堂读书记》，谈古书而无沉闷之气，行文之中，颇有借题发挥之语，饶多意趣，令人玩味。还有季羨林，也很可注意。他的《佛教圣迹巡礼》、《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⑮，写异国之景，记佛乡之事，抒学者之情，自成一格。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⑯，比他的许多旧作更见“清新”之气。秦牧是多产的，但他的部分新作，失之过长；能突破原有水平者似乎不多。可贵的是他无论写作什么内容，都能保持自己独有的情调风格。《手莫伸》^⑰，满含杂文色彩；《鬣狗的风格》^⑱，更是一篇不乏激愤的文艺性政论。这是他的

翻新之处。其它,如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④,吴伯箫的《“天涯”》^⑤,峻青的《沧海日出》^⑥,玛拉沁夫的《峨嵋道上》^⑦,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至于年轻一些作家,则表现了更多一些的探索勇气。张洁的《拣麦穗》^⑧、《白玉兰》^⑨,十分清澹;宗璞的《废墟的召唤》^⑩、《萤火》^⑪,很有神韵;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⑫、《她在人间》^⑬,写得情意绵绵,野曼的《祝茶歌》^⑭、《彩色的浪花》^⑮,显得开阔、活泼;王小鹰的《相思鸟》^⑯,题材新颖,大胆抒写了爱情的悲剧;贾平凹的《月迹》^⑰,巧于构思,生动再现了纯真的童心。其它如禾子的《古陵曲》^⑱,许淇的《失落的梦》^⑲,刘金的《我读过一本不是书的书》^⑳,也都是风格独具的新作,是以前不多见的篇什。可喜的是“流派”在事实上的形成。如韩静霆(《参园仙境》^㉑)显系学步于杨朔;张成珠(《姑苏碑石》^㉒)则颇似师承于秦牧。这种现象,很值得倡导。当然,由于抒情散文的传统深厚,名篇繁多,企望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大的突破,是不太可能的。随着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的日益扩大;人们个性的更大程度的发展和表现;作家思想、生活、特别是艺术素养的积累和提高,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才能真正到来。

科学小品、知识小品渐趋兴盛。这种现象是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应该说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了我们掌握科学文化,加快“四化”建设步伐的时代精神。《洲际导弹自述》^㉓(朱毅麟)、《神奇的鸽眼》^㉔(稼骏)、《花》^㉕(叶永烈)、《柳》^㉖(季品三)、《漫话灶神和祭灶》^㉗(袁珂)、《猜谜和科研》^㉘(王梓坤)、《生命密码的破译》^㉙(郑国胜)、《白色的血液》^㉚(贾宝良)等,都是写得不错的篇章。

杂文开始了复苏。比起它的同类——相声或漫画这些“讽刺艺术”来,它的成绩实不足观。也许是它遭际的厄运太多的原故吧,

它的“余悸”和“预悸”,看来还很不小。希望它在大起大落、几经兴衰之后,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我们还是很需要杂文这个为第一代宗师鲁迅所锻冶、为革命斗争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武器的。《说鉴》^㉛(西来)、《吹牛考》^㉜(王春瑜)、《从堵嘴的“检讨”到可怕的“表扬”》^㉝(牧惠)、《文化的“倒流”》^㉞(阿扶)、《权术与自卫术》^㉟(望云)、《也应该让赵构跪下来》^㊱(吴昭)、《切不可巴望“好皇帝”》^㊲(邵燕祥)、《议论皇帝好》^㊳(廖沫沙),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杂文,还是一些很有锋芒的作品。

传记文学恐孕蓄着一个突破。目前的状况,和我们的丰厚的传统、众多的人杰相比,还不相适应。现在的情况是:零散的篇章、珍贵的素材,已经不少,但缺乏整理;写法缺少求实精神,“英雄”气太重,多似“完人”,经不住时日的验证;没有文采,大多不能进入文学的苑囿。虽然如此,但各方面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许多宏篇巨作恐在构制之中,希望能广结硕果。

三

在谈到新时期散文创作的问题时,一些人首先忧虑的就是作家队伍的“青黄不接”。许多作家,如杨朔,受摧残而逝世了;活跃在现今文苑的散文作家,象冰心、巴金、白羽、秦牧等,有的是文坛宿将,有的也早有声名,比起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中、青年作家异常活跃的局面来,写作散文而富有成绩的青年作家之少,的确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据个人之见,对这个问题似不必过忧。散文创作有它的特点。“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这两句诗就说明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散文,写的是亲经实事,贵的是真情实感,讲究的是语言的艺术。一个人阅历未深,储备不足,艺术、气度的涵养不够,是很难成就此事的。你可以考察现代所

有知名的散文作家，他们大多都是所谓“半路出家”，由写诗歌、小说等改为此道的。相反，少小年纪一起手就弄散文（通讯、报告除外）并由此而成名者，为数极微。即使是始终写作散文的作家，其文章也多是渐入佳境、老而弥“辣”的。此理若不大谬，“青黄不接”云云亦实不足忧。现在一些写别样体裁的作家，其创作“意兴”忽然“颠倒”、转换，写起了散文来，这难道只是个别的情况吗？更何况我们毕竟也还有一些培植起来的新秀呢？

真正堪忧的问题，是散文的“假”。不管对散文（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的创作可以提出多少的要求，但“真”无疑是其中的核心，是它的生命。有人认为，由于它是文学，自然就可以“虚构”，可以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这种主张，实不敢苟同。散文，历来就是一种真实性的文体。人们在读“散文”时，是从不怀疑它的真实性的。高度的真实，是我国古代自有散文以来的最基本的传统。除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之外，其它散文，鲜有例外。而这位“五柳先生”之所以如此虚构，却正因他自认是在写“诗”而不是在作“文”。这篇“记”只是他的一首诗的“序文”（虽然这篇“序”可能比那首“诗”还要知名），而“诗序”自然是属于“诗”的有机组织部分而不是传统的“文”或“笔”的。鲁迅的《朝花夕拾》，也是非常讲求真实的。自然，因为它不是带露折花，而是在“记忆”中觅拾，可能有细微事实的出入——但“记忆”中如此，也只好这样了。鲁迅对这个问题特地加以说明，恰恰表现了他对散文创作真实性的严格的尊重。现在，有不少“散文”是编织、杜撰出来的，甚至是“集体创作”（署名两人而文中却奇怪地称“我”的作品，《散文》月刊就发了不止一篇）。当然，它们还不是始作俑者（这种编造“散文”的情况在前十七年里已有不少），但此风实不

可长！还有的散文太“做”，假里假气，斧凿痕迹很重。这也是不可取的。我国的散文，历来讲究“通脱”（即随便之意），外国的散文，如英国，“散文”一词“语根”的本意也是“家常”、“亲热”之意，正确的译法即为“随笔散文”，随意而谈，信笔直书，自自然然。为什么非要那么“做作”不可呢？还有，写景的散文，的确不乏精采之作，如《蓬莱路上》^④（黑瑛）、《鄱阳日出》^⑤（维洲），都是文采风流，但不少纪游、写景文章，却存有“吊书袋”的毛病，旁征博引，乐此不疲，而真景、真情反被湮没，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评论的薄弱也是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的文学评论已经是远远落在创作后边了；就散文这个部类而言，这种落后的情况更为严重。举例来说，徐迟的《牡丹》^⑥，写得大气磅礴，即在我国报告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一篇力作，就其艺术而言，《哥德巴赫猜想》亦并未超过，而这样的作品，至今竟无人评说；巴金、冰心的新作，也没有象样的评论；更不必说其它作家了。作品发表而无反响，对作家来说，怕是“哀莫大于此”了。衷心希望我们的报刊广播能多登载、多推荐一些散文新作；衷心希望我们的评论家能更多地重视、更多地写一些散文的评论——因为，无论是作家、评论家还是我们读者，这一点都是一致的：

期待着我们的散文创作更加繁荣！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五日
完篇于北师大。

- ① 《石穿》，见《散文》1980年第10期。
- ②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见《诗刊》1979年第1期。
- ③ 《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见《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
- ④ 《幽燕诗魂》，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往事与哀思》263页。
- ⑤ 《不落的星》，见《散文》1980年第11期。

- ⑥ 《永恒的纪念》，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素花集》84页。
- ⑦ 《难释的悼念》，见《散文》1980年第7期。
- ⑧ 《怀念肖珊》，见四川人民出版社《巴金近作》（第二集）124页。
- ⑨ 《一个冬天的童话》，见《当代》1980年第3期。
- ⑩ 《人妖之间》，见《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
- ⑪ 《昭雪之后》，见1980年3月28日《南方日报》。
- ⑫ 《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见《安徽文学》1980年第9期。
- ⑬ 《“和尚”与“官僚”》，见《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期。
- ⑭ 《孔狗江马论》，见《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3期。
- ⑮ 《“一言堂”追根》，见《散文》1980年第11期。
- ⑯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见《十月》1980年第6期。
- ⑰ 《大雁情》，见《十月》1979年第1期。
- ⑱ 《新星轨迹》，见《人民教育》1980年第1期。
- ⑲ 《李谷一与《乡恋》》，见198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 ⑳ 《哥德巴赫猜想》，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 ㉑ 《亚洲大陆的新崛起》，见1978年1月7日《人民日报》。
- ㉒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见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 ㉓ 《扬眉剑出鞘》，见197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 ㉔ 《船长》，见《人民文学》1979年11期。
- ㉕ 《不息的生命》，见《自然杂志》1979年第12期。
- ㉖ 《敢说真话的人》，见《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
- ㉗ 《芙蓉图》，见《散文》1980年第9期。
- ㉘ 《敬亭绿雪》，见《散文》1980年第7期。
- ㉙ 《落霞曲》，见《散文》1980年第9期。
- ㉚ 《镜湖晨雾》，见《散文》1980年第11期。
- ㉛ 《依伯》，见《散文》1980年第3期。
- ㉜ 《家鸡》，见《散文》1980年第9期。
- ㉝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解放军文艺”社编辑并出版，《英雄画卷》，阎吾、姜庆肇编，工人出版社出版。
- ㉞ 《丙辰清明纪事》，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 ㉟ 《铁托同志》，见《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
- ㊱ 《事业呼唤着人》，见《文汇》增刊1980年第5期。
- ㊲ 《鱼》，见《花城》1979年第2集。
- ㊳ 《真正的爱情》，见《英雄画卷》307页。
- ㊴ 《星》，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 ㊵ 《美的追求》，见《十月》1980年第2期。
- ㊶ 《腊八粥》，见《新港》1979年第3期。
- ㊷ 《晚华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㊸ 《乡里旧闻》，见《散文》1980年第1、11、12等期。
- ㊹ 《耕堂读书记》，见《散文》1980年第2、3、6、7、8等期。
- ㊺ 以上两文均见于《天竺心影》一书，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㊻ 《一曲清清塞纳河》，见《散文》1980年第10期。
- ㊼ 《手莫伸》，见《长河浪花集》143页。
- ㊽ 《鬃狗的风格》，见197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 ㊾ 《小米的回忆》，见1977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 ㊿ 《“天涯”》，见198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 ① 《沧海日出》，见《旅游天地》1980年第3期。
- ② 《峨眉道上》，见《散文》1980年第1期。
- ③ 《拣麦穗》，见197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 ④ 《白玉兰》，见《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
- ⑤ 《废墟的召唤》，见《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
- ⑥ 《萤火》，见《散文》1980年第6期。
- ⑦ 《小鸟，你飞向何方》，见《散文》1980年第6期。
- ⑧ 《她在人间》，见《散文》1980年第11期。
- ⑨ 《祝茶歌》，见《散文》1980年第6期。
- ⑩ 《彩色的浪花》，见《散文》1980年第10期。
- ⑪ 《相思鸟》，见《散文》1980年第12期。
- ⑫ 《月迹》，见《散文》1980年第11期。
- ⑬ 《古陵曲》，见《散文》1980年第7期。
- ⑭ 《失落之梦》，见《散文》1980年第9期。
- ⑮ 《我读过一本不是书的书》，见《散文》1980年第8期。
- ⑯ 《参园仙境》，见《散文》1980年第9期。
- ⑰ 《姑苏碑石》，见《散文》1980年第9期。
- ⑱ 《洲际导弹自述》，见1980年5月16日《光明日报》。
- ⑲ 《神奇的鸽眼》，见1979年2月14日《解放日报》。
- ㉑ 《花》，见《散文》1980年第1期。
- ㉒ 《柳》，见《散文》1980年第6期。
- ㉓ 《漫话灶神和祭灶》，见《散文》1980年第2期。
- ㉔ 《猜谜和科研》，见《散文》1980年第2期。
- ㉕ 《生命密码的破译》，见《科学画报》1980年第9期。
- ㉖ 《白色的血液》，见《科学画报》1980年第10期。
- ㉗ 《说鉴》，见《芳草》1980年第1期。
- ㉘ 《吹牛考》，见1980年6月13日《文汇报》。
- ㉙ 《从堵嘴的“检讨”到可怕的“表扬”》，见《散文》1980年第10期。
- ㉚ 《文化的“倒流”》，见《青春》1980年第3期。
- ㉛ 《权术与自卫术》，见香港《新晚报》1980年10月26日。
- ㉜ 《也应该让赵构跪下来》，见1980年9月11日《北京晚报》。
- ㉝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见1980年8月7日《北京晚报》。
- ㉞ 《议论皇帝好》，见1980年8月23日《北京晚报》。
- ㉟ 《蓬莱路上》，见《散文》1980年第6期。
- ㊱ 《鄱阳日出》，见《散文》1980年第10期。
- ㊲ 《牡丹》，见《徐迟散文选集》292页。

小百花园里的新景象

——四年来儿童文学创作述评

· 施 仲 彤 ·

在文艺的春天里，沐浴着新时期的阳光，儿童文学从恢复到发展，取得了光辉的成绩。十年浩劫中，这座小百花艺苑是那样贫瘠、荒凉，如今，姹紫嫣红，一派繁荣景象。这巨大的变化，是党、政府的培育和广大作家、儿童文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1978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又特别提到对青少年的培养问题。党对新一代的殷切关怀，给儿童文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有力工具，带来了新生。此后，有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整个儿童文学领域，犹如久旱逢甘雨的秧田，举目望去，生机勃勃，一片新绿。几年间，儿童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以旺盛的生命力，破土而出，遍及祖国大地；除各省市的儿童刊物外，影响较大、面向全国的就有关《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小朋友》、《中国儿童》、等十几种不同年龄阶段小读者的报刊。多年被禁锢、“四人帮”倒台后才得以复刊的、唯一的儿童文学研究刊物《儿童文学研究》和新创办的《朝花》、《童话》等带有评论色彩的刊物，也是为全国服务的。此外，首都和各地方的成人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边疆文学》、

《北京文艺》、《奔流》、《草原》、《哈尔滨文艺》等都以一定篇幅出过儿童文学专辑。福建的《榕树》丛刊还曾专门出了一期儿童文学。《文艺报》、《解放军文艺》、《诗刊》、《剧本》、《上海文艺》等也都时常登载儿童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文章。发表园地的扩大，促进了创作的发展，出版事业的恢复，加强更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复兴。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去年建立的新蕾出版社都有详尽的出版规划，在筹建中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明春将投入出版工作。各省级人民出版社也竞相为小读者出书。形势喜人，前途可观。由于禁区一个个被打破，过去查存、停售的中外作品，纷纷与久别的小朋友们见了面。新创作的不同样式的少、儿短篇集和中长篇作品源源问世；低幼读物也得到了重视，1978年以来，仅上海少儿社就为幼儿出了七十多种丛书。这些书籍以崭新的内容充实着小读者的内心世界。特别是近两年来叶圣陶、谢冰心、柯岩、刘真等著名的老、中年作家的创作选集一再版，使孩子们——祖国未来的生力军，重获了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从1949—1979我国各体裁的优秀创作和理论文章都分别出了选集。京、沪及各省也都出了自己的建国三十年儿童文学作品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四”以来的优秀童话集——《童话选》，上海《少年报》编辑部正以大量精力选编包括童话、诗歌、

小说、散文四个部分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选集。这些选集在短暂时间内的再版和出版是儿童文学战线上令人振奋的盛举。它们不仅具体地展示了现、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历程，也促进了新长征中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它们为借鉴，今后的创作成绩，将是不言而喻的。

作品是作家精神劳动的结晶，出版读物的增多，表明了作家队伍的发展、壮大。“四人帮”肆虐时期，我们的绝大多数作家、作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与创作权利。随着党的政策的落实，原有队伍得以恢复，新人不断涌现。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的老作家精神抖擞，老当益壮。在儿童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叶圣陶、谢冰心、高士其、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以及叶君健、包蕾等，始终不渝地为孩子们贡献自己的力量。袁鹰、刘御、胡奇、陈模、韩作黎、任溶溶、鲁兵、圣野等也同样一如既往地为孩子们勤奋工作。建国后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柯岩、刘真、郑文光、葛翠琳、刘厚明、任大星、任大霖、洪汛涛、杲向真、崔坪、张有德以及孙幼军、叶永烈等都为孩子们创作了新的篇章。新时期初露锋芒的许多新的作者，有些年仅二十几岁。这些风华正茂的后起之秀，以自己的颇受称誉的作品，表明了儿童文学创作后继有人。儿童文学的理论队伍也正在形成。由于党的重视、引导，全国作协设立了儿童文学委员会。大部分省市的作协分会、出版单位，都成立了相应的儿童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机构，并经常举办讲座、培训班。许多大专院校恢复了儿童文学课程，不少省市建立了儿童文学学会。这些组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有益活动。

为了总结经验，提高质量，繁荣创作，各省市有关单位，少儿出版社以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小朋友》、《少年报》《儿童时代》等编辑部都曾以多种形式开展了优秀作品的评选活动。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作品评奖。这是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等八个单位联合发起的。这次评奖进一步表明党和国家对新一代的关怀，对儿童文学事业的重视。它全面地检阅了从1954年全国第一次评奖以来，二十五年间，我国儿童文艺创作的成绩。它也和第一次评奖一样，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

上述这些情况，使我们窥见了当前儿童文学之一斑。然而，要深入了解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不能不具体谈谈各体裁创作的新特点和新收获。

在枝繁叶茂的小百花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当首推童话。

童话是广大少年儿童最喜爱的传统体裁，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它被禁锢，被扼杀。扫除“四害”，大地回春，童话，这一绮丽的五彩花枝，才得以重放光华。

一提到童话创作，人们往往想起鸟言兽语。我们的童话作品，一向也是写猫儿鸡儿的居多。但是，在思想大解放的今天，童话早已不再满足于这“拟人”的单一形式，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几年来，我们的童话作者努力创造多种多样的童话形象，反映了人民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描绘了他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风貌以及当前少年儿童的生活。这是新时期童话创作在形式方面的一个突出变化。

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老作家金近写了《一篇没有烂的童话》。作者没有借助鸟言兽语，更没有简单地用故事图解生活，他着力刻画了一个特别自私而又多疑的老太婆。通过这个人物十分生动地揭露了“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政治路线，以及这一小撮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自取灭亡的结局。

刘厚明的《启明星之歌》，杨书案的《华表的故事》，刘斌的《山的回声》等童话，

也写得深刻而优美。

《启明星之歌》集中地塑造了启明叔的形象。可敬的启明叔酷爱真理和光明，一心为人民寻觅太阳，最后，自己变成了照耀人们征途的熠熠发光的大星星。作者以美丽的想象和象征性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尊敬和怀念。《华表的故事》通过华表的历史，赞颂了悲壮的“四五”运动和人民的伟大力量。《山的回声》则咏赞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这些构思精巧的童话，寓意深刻，形式新颖，一经问世便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童话创作更为明显的变化是题材的丰富与主题多样。

新时期伊始，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便首先倡导：“我们要在从所未有的崭新童话里，让孩子们明了人活着不是为了高享受，高待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中国、全世界，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共产主义。”他更以辛勤的创作活动带头实践这一良好的愿望和主张。他的《南风的话》、《浮云》、《春夏秋冬》以及《歌孩》、《沼泽里的故事》等等，无一不是这样的“崭新童话”。这些作品保持并发扬了《小溪流的歌》的风格，有着开阔而优美的意境，浓郁的诗情，深邃的哲理。《南风的话》歌唱创造的理在和幸福的未来，充满了向前，向二十一世纪飞翔的豪情。1979年创作的《浮云》更是作家的一部力作。作品中那朵爱到处飘荡的“浮云”是童话人物，也是我们生活中一类少年儿童的代表。她凭着家里的优越条件，日子过得非常顺利。她富于幻想，对什么都有兴趣，但没有耐性，不能持久。她爱听赞扬，不喜欢批评，常常同情、原谅自己。而生活却是严格的。无所事事的“浮云”，终于受到了启发、教育，她逐渐认识到“人活着不能象过眼的烟云”，要“脚踏实地”地工作，“不断地为人们工作”。作家通过这个人物的变化和成长的过程，深刻地阐发了生

命的意义这个重大的人生哲理。《浮云》是一篇优美的童话，又是引导孩子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生活教科书。

向往美好的明天，必须立足于现在的努力，这是顾骏翘的长篇童话《丰丰在明天》的主题。作者通过小学生丰丰在梦中寻找作业的铅笔橡皮头的种种经历，向孩子们展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理想的明天，同时教育他们：未来的理想世界与现在的认真完成作业、学习道路上的努力攀登是相通的。童话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生动地表现时代精神，作家们借鉴中外古今童话的创作经验，努力探索，使得童话创作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葛翠林新近发表的童话作品可以看出，她力图突破原有的风格，扩展创作的路子。《闪光的桥》取得的成就正是这种努力的硕果之一。作家用抒情的笔调，描绘出一幅瑰丽的幻想画面，展现了优美的意境。全篇采用象征手法，通过小钢钻和小问号兄妹对闪光的桥的执着，奋力的追求，歌颂了把祖国变成快乐幸福大花园的美好理想和为此理想的实现而不屈不挠地斗争的人们。这篇童话的语言是认真锤炼过的。音律和谐，节奏明快，通篇充溢诗意，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标志着葛翠林的童话创作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青年作者郑渊洁的《黑黑在诚实岛》，借鉴古典童话的表现方法，别具匠心地创造了一个童话的幻想奇境——居民十分诚实，从不撒谎的诚实岛，把童话人物——撒谎吹牛成为习惯的蚂蚁黑黑置诸其中，使他在循序渐进之中受到教育，完成了转变。不难看出，作者在学习前人经验中，是有所创新的。

如何利用童话这一古老的体裁反映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这一向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包蕾的《好宝上学记》和《车马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在这两篇童话中，作家

善意地批评了某些孩子贪玩、不用功学习、骄傲自大等缺点。《好宝上学记》的主人公虽是个机器人，但他的性格、语言、心理、行为，特别是逃学在街头遇到的人和事，恰是当前孩子生活的写实。《车马炮》是一篇别具一格的童话，主人公王大光是个外号叫“象棋大王”的小学生。作家把他骄傲自大又管不住自己等缺点写得淋漓尽致，从他去学校参加象棋比赛一路上发生的“意外”事儿（街头踢足球、公园坐电马、最后看小人书入了迷），合情合理地把人物，也把读者带进了神奇的童话境界，把真实生活中的王大光变成了童话角色——披戴金甲金盔的大将。作家更借助连环画《穆桂英挂帅》中的艺术形象，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场有如古代军马大厮杀的棋战，让王大光在童话幻境中亲身得到骄傲必败的教训。包蕾把活生生的现实和虚构的图景揉合得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使人不得不惊叹于他构思的奇巧。

把深刻的教训写得含而不露，让小读者在美的享受中不知不觉地得到教益，这也是童话表现方法上的一个进步。孙幼军是我国深谙童话创作艺术的作家之一，六十年代初期，他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就曾受到小朋友的热烈欢迎。如今，我们又高兴地读到了他的《神笔和笔帽的故事》、《小贝流浪记》等新作。这些作品和《小布头奇遇记》一样，主题鲜明，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切又是寓于新鲜奇特的想象，饶有趣味的故事情节之中。孙幼军善于把儿童的性格、心理和所拟之物的“物”性和谐地统一起来，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童话形象。《神笔和笔帽的故事》中的“神笔”，活脱脱是个调皮而又骄傲得鼻子朝天的男孩子；《小贝流浪记》中的小贝，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可爱孩子的形象，但他所经历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又确乎是一只猫。这些童话形象真实、生动，加之作者幼儿的口语运用得绘声绘色，更为作品增添了色彩。

儿童小说是儿童文学领域中出版量最多、影响颇深的一个品种。近年来，在这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突破框框、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短期内难以平复，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和毒害尤为严重。许多天真无邪的幼苗被压抑摧残，许多洁白无瑕的幼小心灵被玷污、被扭曲。不少孩子失去了父母或其他亲人，有的甚至失去了年幼的生命。“四人帮”作恶横行的那梦魇般的过去，理所当然地在儿童文学中得到了反映。郑开慧的短篇小说《鲁鲁和弟弟的遭遇》和瞿航的《小薇薇》，胡奇的中篇《难忘的冬天》等作品以深沉凝重的格调，再现了那场硝烟弥漫的斗争。魔鬼们吞噬了小薇薇一家，残害鲁鲁的双亲，夺走了他弟弟的右腿，而对鲁鲁、邹金龙、陈同贵等思想灵魂的侵害更使人激愤。忠实于生活的作者，敏锐地发现并捕捉住那貌似平常却又反映了问题本质方面的生活现象，形象地再现了魑魅横行，人民惨遭蹂躏的悲愤年月，暴露、鞭挞了腐恶，展现了伤痕，还写出了正直不屈的人民在逆境中坚持教育下一代，引导他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可贵品质。《鲁鲁和弟弟的遭遇》中的鲁鲁受报复心和哥哥的责任感的驱使，晚上去偷白天辱骂自己的同学家的香肠。尹老师、耿医生及时制止并教育他：无论在多么困难的境况下，要保持人的尊严，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难忘的冬天》里的徐琴老师，在艰危处境中，仍坚持教育挽救邹金龙、陈同贵等中毒颇深的学生。这是多可贵的品质和行动！这些作品主要写的是创伤，它能从另一角度使小读者领悟今日的欢乐得来不易，使他们懂得些灾难年代中同龄伙伴的悲惨遭遇。当然，展示伤痕，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医治和愈合伤痕。从这些作品里，我们不仅看到风雪狂虐的严冬，也窥见了孕育着的春蕾；不仅懂得了可憎恶的黑暗，也触摸到

希望的脉搏。

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罗辰生的《白脖子》、邱勋的《三色圆珠笔》等，选取少年儿童校内外平凡的生活片断，表现了儿童们极为关切的生活课题。某校某班选谁担任中队长一事，反映了社会上某些恶劣风习如何影响着孩子的实际。《白脖子》描述了另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张小明渴望入队，羡慕戴上红领巾，却由于一些小毛病长期受“考验”，被拒于少先队大门外。中队长方娟娟在最后一次中队活动中，发现张小明有不少优点，同意接受他入队时，却再也没有讨论的机会了。作品鲜明地提出什么样的孩子才能入队的疑问，它不但是方娟娟这样的中队长要思索也是广大教育者要思索的问题。《三色圆珠笔》针对少年中不能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学的实际，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些小说描述的都是普通的然而又是不少孩子颇为关注的事情。忠于生活的作者，从一组组普通事件中，发掘出它所蕴含的不平常意义，大胆而又及时地表现出来，反映了孩子们的喜好，憎恶和忧虑，写出了他们的心声。同时又给予小读者有益的启示和教育。

儿童小说要不要反映孩子间的交往，能不能写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这原本是无可争论的。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儿童文学领域内也片面强调反映重大题材，只能写工农兵，以致路子越走越窄。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突破“重大题材”、“阶级斗争”禁区、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结构故事、塑造形象的儿童小说。程远的《弯弯的小河》、赵惠中的《海滨的营火》、胡奇的《老玉米》、陈模的《奇花》等在题材、主题及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新的收获。

《弯弯的小河》通过男孩子侯超和女孩子张秀萍的交往，肯定了少年男女间的纯真

友谊，歌颂了他们的善良、同情心和忠于友情不畏强暴的品德。心灵美好的秀萍怕别人摔倒，自动把草撒在石墩上，她爱人也爱与妈妈失散的小鱼，轻轻地把它们放走。即使自己遭受迫害，她仍好心地劝阻侯超不要打架。淘气的侯超一样富有同情心，他真诚地对秀萍好，当秀萍受无知的同学欺侮时，侯超不怕连累护卫她，甚至不止一次地用武力保护秀萍。上中学后，他与秀萍分开了，但仍怀念着童年的挚友。

《海滨的营火》记叙了一个班在夏令营中的有意义的生活。通过张锋、赵静等男生由瞧不起女同学到承认她们有能耐、佩服班长吕霞并团结在队旗下共同前进的故事，对当前男女同学间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善意的批评。小说肯定了张锋等迅速改正错误的行动，给小读者以启发。这些干预了儿童生活的作品虽未着力表现激烈的阶级斗争或重大题材，却从崭新的角度细腻描绘了少年儿童在生活中必然经历又不能正确对待处理的事件，从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撷取几朵浪花，精巧地构思成动人有趣的篇章。浪花虽小，但清新秀美，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

塑造各种鲜明可信的儿童形象，打破“正面人物”不能有缺点错误，必须一贯正确的框框，真实地表现新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也是近年来儿童小说创作的又一收获。

短篇小说《老玉米》中的老玉米、《白脖子》中的张小明、长篇《奇花》中的王小海都是富有个性特色，又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形象。老玉米是受毒较深，有一定内伤的孩子。他爱踢球，迷恋钓鱼，可不爱学习。他能专心致志地垂钓几个小时，而一坐下看书就“头疼”、“火烧屁股”，另方面，时代精神也激励感召着他，也想“到达二千年以前，在学习上坚决不当落后分子！”毛病不少而又很想上进形成了他思想的矛盾，也促成他性格的发展。他淘气、调皮，又有善良可爱